

馬克思學說體系

(下)

著 原 丁 波 國 美
譯 澄 志 張 固 滕

未 明 社 出 版

1 9 3 0

第七章 經濟上之矛盾和資本主義之消滅

在前數章中，我們已經把馬克思對於交換價值底法則之研究目的竭力指示，同時又指出那些法則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制度之作用怎樣供給了理解底關鍵。

我們已經考察過資本制度之現狀，但並沒有提及牠底起源問題，除了注意到牠是具有一種歷史的起源，這就是說，牠並不是具有永久的或不可記憶的存在，而乃是起源於人類之有記錄的記憶中間的一種歷史現象。

我們已經考察過資本制度之若干發展傾向，但這種考察僅在牠底

範圍以內爲止。我們已經考察過在存續的資本制度下生產的剩餘價值總額之若干發展和分配底傾向。但關於牠底存續問題，即存續底範圍和形態，我們並沒有提及。我們當然也可以依照演繹的方法來說。即因爲資本制度僅是一種歷史現象，牠一定是不會永久存續的。這句話雖然真實，但並沒有何等的重要，除非我們能夠確切一點說，即這個制度底消滅爲期已近，而牠底結局也有發見之可能。而這件事情底可能，唯有在牠底結局業已迫近，而結局底形態或甯願是代之而起的新制度底形態已經能夠被我們識別的時候。同樣，這件事情底決定，——如果有決定之可能，——又唯有去考察資本制度底傾向及其支配法則，並且去探求牠們底最後的和論理的結果，藉以發見牠們是否超脫了資本制度之本體。如果是這樣，資本制度底傾向又是什麼呢？

如果對於資本制度底傾向作過一次審慎周密的考察以後，結果仍不超越到這個制度以外，那麼我們必須承認，在一切實用方面，資本制度之存續是無限的。因為繼承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之社會制度，必須在資本主義底內部孕育成長，而牠底出現將在資本主義消滅以後，這種消滅便是資本主義底法則充分發展之必然的論理的結果。而在距離舊制度底終結和新制度底誕生為期尚遙的時候，舊時代底凋零和新生命底萌芽之徵兆，早已在聰明的觀察者底面前顯露出來了。

馬克思對於資本制度所作的考察，非但對他顯示了這個制度內底財富之生產和分配底支配法則，同時又顯示了牠底發展之歷史的傾向，這些傾向便指出了牠底和牠底起源及覆滅有關之歷史地位。因此，他底「資本論」不僅是一種對於資本制度底機能之說明，同時又是一

種歷史的評價，即對於資本制度的一種鑑賞。依照着資本論底副標題「經濟學批評」底指示，馬克思對於過去經濟學家底學說之批評，並沒有注重資本制度底實際機能之說明，而所注重的，乃是因為他們不能去鑑賞資本制度之傾向和法則，這些傾向和法則便是使這個制度最後歸於消滅的。依照了馬克思底意見，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制度中間是充滿了內在的矛盾，因此，如果牠底自身底存在法則可以自由伸展，資本制度之自身的發展將促成牠底最後的和急速的破壞。因為，非但在資本主義底法則中間含有內在的矛盾，同時資本主義底發展也已到達了這樣一個階段，即牠所賴以存立的諸矛盾此刻已經對於牠發生危害，而準備去破壞牠和取代牠的各種勢力和要素已經在我們底眼前急速地成熟了。因此，準備去取代資本主義的制度業已備具了明確

的形態和輪廓，牠底一般形態和外表已經鮮明地湧現在我們底眼前，而在牠身上銘刻着的便是：社會主義。

但在沒有把這個考察繼續進行之前，我們必須先去注意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不在此刻立即解答，是可以妨礙我們底研究進程的。自從修正主義出現以後，最足以惹起討論和引起各種相反的意見的，莫如馬克思學說體系中底價值學說和社會主義之關係底問題。意見上的主要的分裂，便是正統派馬克思主義和修正派馬克思主義底相異，前者主張馬克思學說中之價值學說和社會主義間是具有一種密切的相互關係，而後者則否認這個主張。但對於現問題的這種分派並不是十分嚴重的；而屬於同一陣營的馬克思批評家，對於這個問題更持有絕對不相容的意見。祇要把關於這個問題的議論略一過目，就可以暴

露甚至在最有能力的馬克思批評家中間，也流行着那種對於馬克思學說之瀕於絕望的無理解狀態。

依照了杜根巴刺奴斯基（註一）底意見（關於這點他是和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相一致的），馬克思底社會主義之基礎完全是他所認定的資本主義之發展法則，這些法則是從價值法則之特性中產生，幷以價值法則爲其基調。但奧本海末爾和辛苛維支（註二）則堅執着以爲馬克思底價值學說和他底社會主義是毫無關係的。

（註一）Michael Tugan-Baranowsky,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Leipzig, 1905. Der Zusammenbruch des kapitalistischen Wirtschaft-sordnung.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 1. 19.

(註1) Franz Oppenheimer, Das Grundgesetz der Marx'schen Gesellschaftslehre, Berlin, 1903. V. G. Sinkhovitsh, Die Krisis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899).

這是非常奇怪的，即一方有了杜根巴刺奴斯基，他方又有奧本海末爾和辛苛維支，他們都把恩格斯底同一章句作爲他們各別的論據；這樣就使正直的讀者增加了不少的迷惑。道恩格斯著述中底特殊的一節之被人引述和利用，已經成了最近馬克思批評之極顯著的特徵，而以修正派爲尤甚：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述中之斷章零句都被收拾起來，而且絕沒有注意到牠們對於上下文的關係和聯絡，這樣就使牠們產生出和作者底原意完全不同的意義來。於是結果便是任何人都可

以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本身抬出來去證明他所喜歡的任何意見，馬克思主義進化說之信奉者就獲得了一塊最可靠的園地，而馬克思學說底矛盾之蒐集者也有了豐滿的收穫之保證。

辛苛維支，一位曾在一種最博學的德國雜誌上面對於馬克思主義發表過一篇雄辯溜溜的論文之光榮的著作家，說道：「馬克思底社會主義的要求和他底價值學說在根源上是發生關係的，但在把牠們作有系統的考察的時候，兩者間就不發生何等的關係。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僅是把握理解馬克思哲學之每個具有哲學教養的人所能自然理解的事情加以複述罷了。任何細心的人都可以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述中間去發見含有這樣意味的敘述。關於馬克思底社會主義和他底價值學說底關係，恩格斯這樣說過：因此馬克思底共產主義底要求是從沒

有以牠（價值學說）爲基礎的，而乃是以我們日見其趨於沒落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必然的崩壞爲基礎的。而這件事情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是常被人主張着。」

寧願被排入沒有哲學教養者之列，我們對於哲學的馬克思批評家必須表示反對，正和我們反對其他的馬克思批評家一樣，而反對底理由是不久即可明瞭的。不過在此刻使我們發生興味的，便是那恩格斯底著述中之被引用的一節。我們必須鄭重聲明，即恩格斯從沒有說過像我們底具有哲學教養的批評家設法使他去說的話。這並不是因爲所引用的言語不是恩格斯底言語。那些言語確是恩格斯所使用的。但是牠們底意義却完全不同。因爲恩格斯並沒有說過如辛苛維支（和奧本海未爾）所想像的這句話「關於馬克思底社會主義和他底價值學說底

關係，「而他所提及的反是和這一節底意義適相反對的其他的事情。恩格斯在他對於馬克思底「哲學之貧困」所作的序文中說過，即在馬克思以前很久的時候，便有若干社會主義者企圖去把李嘉圖底價值學說作爲他們底社會主義底基礎；他們主張以爲依照了李嘉圖底意見，勞動既然是一切價值底泉源，勞動者就該有受取所生產的一切價值即全部社會的生產物之權利。于是他便繼續着說：

「上述對於李嘉圖底學說之應用，——即勞動者以唯一真實的生產者底資格去受領社會的生產物即他們底生產物之全部，——可以直達共產主義。可是這個應用，正如馬克思在上面引用的一節中所指出的一樣，是把經濟學底方式弄錯了，因爲牠單把倫理學應用到了經濟學上去。依照了資本主義經濟學之法則，生產物底最大部份是不爲生

產這種生產物的勞働者所有的。我們可以說：這是錯誤的，是決不能這樣的。但這件事情對於經濟學並沒有何等的關係。我們僅可以這樣說，即這件經濟的事實是和我們底道德感情相違反的。

「因此馬克思底共產主義底要求是從沒有以牠為基礎的，而乃是以我們日見其趨于沒落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必然的崩壞為基礎的」

我們底具有哲學素養的批評家顯然已經把事情混淆了。馬克思從沒有把李嘉圖的或是他自己的價值學說之道德的應用作為他底共產主義底要求之基礎。也沒有把任何道德作為這種要求底基礎。在這裏，馬克思便和在他以前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不同，而同時也和在他以後的那些恢復經濟學說之道德的應用的社會主義者——例如本斯泰因——

——不同。這便是本斯泰因以及其他的修正派所以不能看出馬克思底價值學說和他底社會主義間之關係底理由。任何價值學說對於他們是都可以適用的，祇要牠能夠容許，或是他們認為牠能夠容許，他們所追求的道德上的應用。而且因為任何學說，對於追求道德的人總可以產生相當的道德意味來，所以他們對於一般價值學說底態度就冷談起來了。馬克思就不是這樣。他底社會主義是科學的，是和以道德上的應用為基礎之空想的社會主義迥然不同的，因為牠乃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必然的崩壞」底結果。但這種必然的崩壞之理解和說明，唯有借助于馬克思底價值學說。這便是他底價值學說和他底社會主義在他底學說體系中所以有密切關係底理由。因此馬克思底社會主義是以他底價值學說為基礎的。但這種基礎乃是在于價值學說之經濟的結果。

而不在牠底道德上的應用。因為許多批評家對於馬克思所認定的他底價值學說之經濟的結果不能理解，所以對於他底價值學說和他底社會主義間底關係之討論迄今尚在進行，而他底和恩格斯底著述也迄今尚被人作各種不同的使用。

依照了馬克思底意見，橫臥在資本主義之基礎上面的價值學說，在牠底本體內含有一大批的矛盾，這些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發展中間就形成了一串衝突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後必然會使資本主義的社會歸於崩壞。這些矛盾和衝突雖然是靠着同一的經濟作用而發展，但牠們並不是完全屬於一種嚴密的經濟性質，而可以產生通常所認為一種道德的性質之結果。

雖然那些促成資本制度解體的事實之本體必須具有嚴密的經濟性

質，即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法在沒來傾覆以前必須變成生產之桎梏，但傾覆這種方法之實際力量，或至少是這種力量在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們底意識上所呈的形態，是可以具有道德的或倫理的性質的。因為把絕對的標準加到相對的事實上去原是人類底特性：他對於在他所跋涉的任何道路上促成他進步的任何事物都稱之謂道德的，而對於阻碍這種進步的任何事物則概稱之謂不道德的。因此，當他在他底進路上發見了任何特定的設置的時候，他便要宣稱牠是不道德的，而且要奮其「道德的」全力以與之搏戰。

因此，他對於阻碍他底經濟的進步之任何事物，必須作道德上的爭論和引起神聖的鬥爭。因此，我們對於社會主義之基礎是必須從資本主義之經濟的事實中去找尋的。

爲獲得這些事實之正當的理解起見，我們必須把我們對於資本制度的研究之發端略加回溯。我們在資本制度底研究之發端已經發見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之財富和以前各種形態的社會之財富間底相異。我們已經發見那種差異是存在於這樣一件事實上面，即資本主義的財富乃是商品之集積。而這件事實底發生，前面也曾說過，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目的和以前任何生產方法之目的不同的緣故。

這種生產目的之相異，即以市場爲目的之生產替代了以使用爲目的之生產，已經使社會的生產物在參加分配的各種不同的社會要素間之分配過程發生變化。在以前的生產組織底下，這種過程是極單純的，而參加牠的人們對於他們所做的事情都有自知之明。牠是一種非常的經濟過程，因為真實的經濟過程祇以生產過程爲限。唯有在資本制

度下把商品之流通過程，即社會底一般經濟過程之一部，——即可以在具有分配權利者間舉行分配的所生產的商品之一部，——增加到生產過程以後，分配過程始變為一個無意識的「自然的」經濟過程。

從資本家底立場看來，商品之流通過程乃是經濟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種。但所以重要底理由，並不是因為唯有靠着這種過程，所生產的商品始能到達牠們底社會的目的地，即消費者底手中，而乃是因為一切價值，包括剩餘價值——即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原因和目的——在內，都是在這種過程中實現的。為資本家而生產的一切價值，不論其為「必要的」或「剩餘的」，沒有在流通過程中實現以前祇是潛在的價值，而可以被牠底生產或分配之社會狀態所生的變化隨時破壞的。為使資產階級獲得他們底剩餘價值起見，全部價值非但必須被生產，同